

长篇小说

中流击水

孙浩文集

十卷

作家出版社

中流击水

孙浩文集

十卷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浩文集 / 孙浩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063-7792-8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4604号

孙浩文集·中流击水

作 者: 孙 浩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刘之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2800千

印 张: 224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92-8

定 价: 580.00元 (全十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1、局势如此严峻 / 001

县委书记申大道根本就没把市委和市委组织部放在眼里，更没把一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李文戈放在眼里。都说这个申大道狂，现在看是一点不假。更可怕的是，县委书记和县长严重不和。

2、这饭怎么吃 / 013

吃饭也是工作，也有很深的学问。和县委书记是一种吃法，和县长又是另外一种吃法，饭虽天天吃，顿顿各不同。

3、这话怎么说 / 024

没钱要建学校，书记和县长的意见针锋相对。常委们都低着头，不敢表态，不知站在谁的一边。文戈没有低头，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，这个时候该怎么说话，怎么表态？

4、这事怎么办 / 028

下班前，申书记打过电话，再一次明确，大岭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建校的任务就文戈负全责。文戈明白，这是给自己下的第一道命令，完成完不成，可算得上是严峻的考验。

5、把身子沉下去 / 038

第一次下乡进村，就选了一个上访的老大难村。李文戈用什么特殊的方法，把复杂多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？

6、做调和剂 / 047

把两个矛盾重重的一把手弄到一个桌上吃饭，这大胆的设想，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？

7、书记的女儿 / 055

这是个特殊的年轻女人。她在文戈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她手里拿着一份材料，可她却不把那份材料递给文戈，而是用泼辣的目光看着文戈，那样子蛮像她是县领导，文戈是求见的部下。

8、当减压器 / 062

最难的问题也许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。经过反复的寻求探索，文戈找到了一条赎地的办法。既不违反国家大的政策，双方经过协商也都能够接受。很快，三星乡土地纠纷得到了解决。

9、妙笔生花 / 071

优势还在那支笔。一览春风入笔端。坏事变成了好事。申大道深切地感受到了文戈的重要。他不仅能协调矛盾、处理问题，还能够创造经验。他对李文戈已经是另眼高看了。

10、三个女人一台戏 / 078

三个女人，各怀心事，各有优势，同奔着一个男人。在三个女人之间，文戈能找到平衡点吗？这出戏能演出什么样的结局？

11、破解难题 / 089

刘芳的到来起到了平衡的作用。三个女人因为有刘芳的存在，都暂时的平静起来。但文戈清楚地知道，这平静是暂时的，这平衡也是暂时的。更大的危机也许还在后面……

12、远离权力 / 099

文戈明白了，真正的领导者，是永远也不会放弃手中权力的。权力，意味着他的生命。放弃权力，就等于是放弃生命。作为副职，如果想得到权力，首先要远离权力。

13、装傻 / 110

“我心里头已经有了个男人，难道还能装下第二个？你明知道我心里装的是谁，却还来故意地折磨我……”

面对痴情女人的表白，文戈呆呆地坐在那里，脑子里一片茫然……

14、把好事让出去 / 120

“我觉得，我不应当把去一次后备干部培训班看的那么重要，我来燕州的时间很短，和黄县长比，我的贡献要小的多。我应当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燕州的工作上。好事，要尽量地让给别人。”

15、逃出黑名单 / 129

上了黑名单，燕州一切就都完了。怎么逃出黑名单，书记、县长把重任交给了文戈。逃出黑名单，容易吗？

16、年关 / 142

看着这个广告，文戈的心头顿时生出八个大字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外出旅游这个念头在文戈的脑海中闪了出来……

17、风云突变 / 151

县委书记突然调走，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就像一盘没下完的棋，没有结局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

18、儿女情长 / 163

尽管他当着申梅的面装作很正经，一切都是从从容容，然而，当这个对自己有着深深感情的女人真的要离开自己的时候，他也是人，也是有血有肉，有感情色彩的男人，那种心灵的痛苦只是无法表达而已。

19、把心放正 / 175

“我上次来，看见你坚决反对时，我都有些动摇了，可细想想，于晓波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，当党委书记够格。咱得把心放正呀。”

20、不按套路出牌 / 185

为了尽快高升，有人已经不按套路出牌了。人家已经过了楚河，你也必须跨过汉界。

21、寻找突破口 / 192

一个念头在文戈的脑海中突然闪现：这是一个机遇，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，抓住马家堡发展服装的机遇，就可以走出一片新的天地。

22、敢碰硬，不硬碰 / 205

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一条神奇的短信，让雄心勃勃的黄副县长败下阵来。方书记让文戈去碰这个硬，能行吗？

23、走直路，拐活弯 / 222

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：矿山和选矿厂偷漏税……这部分税源流失很大，是财政部门和政府领导十分头疼的事情。文戈就想拿这个问题开刀。刀砍下去了，见血了吗？

24、热问题，冷处理 / 234

“现在矛盾这么集中，这么激化，我们不能硬顶，硬做……有的问题可能三年两年都不具备解决的条件，那只能是向群众反复做工作解释，保证全县的秩序。现在是热问题太多，我们只有冷处理才行。”

25、谁来当县长 / 243

县长提拔走了。一个人人眼红的位置放在那里。近在咫尺的文戈却心静如水，他真的不想当县长吗？

26、非我莫属 / 252

县委方书记找文戈谈话。“现在是个关键时刻，我想听听你对燕州县长怎么看，你怎么想。”

文戈说：“按照现在这种情形，上级不派，县长从现有干部中产生，那我认为，县长非我莫属。”

1、局势如此严峻

县委副书记这个官，说好当也好当，说不好当也不好当。好当不好当的关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的关系。

李文戈到燕州县当县委副书记，这本应是个值得庆贺的事情，然而，燕州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尖锐的矛盾，让他有了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。

去赴任的那一天，市委组织部冯副部长陪同他前往。本应是召开县委常委会议，把他正式介绍给各位常委。但县委书记申大道说常委们不全，会议开不成。初次见面就在县委的小会议室里。

李文戈认识申大道，对这位五十六岁、在全市资历最老的县委书记很有印象。但申大道并不认识李文戈。因为他一直在政府任职，和党委系统接触得不多。两个人见面，象征性地握握手。申大道的脸上见不到一点笑容。刚一坐下，冯副部长赶紧宣读市委组织部任命李文戈为燕州县委副书记的决定。还没等他介绍李文戈的情况，申大道就马上开口说话了。

“本来，县委党代会后落选的那个副书记的岗位，我们是有人选的。我们的常委、组织部长，常委、宣传部长都可以当这个副书记。我们的常委、常务副县长也可以当这个副书记。我已经和市委主要领导反映了县委的意见。县里的干部，还是我们自己当好。熟悉情况，便于调动当地干部的积极性。可你们呢，根本不听我们基层干部的意见。这又派来一个副书记，而且还没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，这是对我们燕州工作不负责任呀。上次，省委组织部

派来一个县长曾海洋，现在和我对着干。这怎么能行呢？我要抽空去省委反映这个情况。”

一席话，把冯副部长说得目瞪口呆。县委书记申大道根本就没把市委和市委组织部放在眼里，更没把一个小小的李文戈放在眼里。都说这个申大道狂，现在看是一点不假。也算得上是目中无人呀。

冯副部长赶紧说：“申书记，我今天来的任务就是送李文戈同志上任。至于您对市委任命干部有什么想法，我可以给您带回去。”

“带回去就不用了。我也知道，任命这个级别的干部，别说你一位副部长，就是部长也说了不算。等抽空，我直接和市委书记谈。今天不难为你。”申大道点着了一支中华烟边抽边说。

冯副部长见有台阶可下，马上起身告辞。

申书记连留都没留，目送冯副部长走出小会议室。

李文戈送冯副部长到楼下。上车前，他握住文戈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看到你的新领导了吧，你的活儿不好干呀，多加小心。我不想听到你有什么好消息，没有坏消息就不错啦。”

送走冯副部长，县委办公室主任于小波出现在文戈的面前。他有三十五六多的年纪，个子不高，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。他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于小波，是县委办公室主任，欢迎李书记到我们县委工作。”至此，李文戈总算听到了一句欢迎自己的话。也听到了一句有人叫他李书记。

于主任领文戈去了他的办公室。一间不算大的屋子。陈旧的办公桌椅，陈旧的沙发，陈旧的书柜，书柜里摆放着一些陈旧的书。一台旧电脑，一部旧电话，一张旧床上放着用过的被褥。一切都是陈旧的感觉。

于主任解释说，这个办公室就是那位被选下去的副书记的办公室，什么东西也没有换，因为县里财政紧张，得过紧日子呀。

文戈听了连连点头，可心里却说，再怎么紧张，换套新被褥总是可以的吧。什么都不换，那用意也太明显了，希望自己也像被选下去的那位副书记，早点打铺盖卷回去。

文戈对办公条件的陈旧不感兴趣，他最想和申书记先谈谈，也可以说是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。刚才那阵势已明显看出他对自己有成见。文戈说：“于主任，你一会儿问一下申书记什么时候有空，我想向他汇报一下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申书记下乡去了，一两天之内好像没有时间。”

于主任说完就走了，文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到中午了，综合秘书敲门进来，领文戈到后院的机关食堂用餐。县委领导在一个小餐厅。坐下后，秘书把一个主副食谱递给文戈，然后就走了。文戈点了一碗面条。不一会儿，服务员给端上来了。文戈不饱不饿的把面条吃完。出餐厅的时候，他看见服务员和一个做饭的师傅用奇异的目光打量他，两个人还小声地说着什么。

一个下午，没有一个人来，没有一个电话，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。文戈心里明白，这就是霸气十足的县委书记给新来的县委副书记的一个见面礼。先杀杀你的锐气，灭灭你的威风。文戈静下心来，翻阅那位落选副书记留下的各种资料。其中有一本是工作笔记，生动记录了他在燕州当副书记经历的一幕一幕。那位副书记很有文采，写得也很生动。特别是写县党代会前的事情，很有故事情节，有点像小说。只可惜，写到选举的头一天就结束了。据说，县委全委会选举常委、副书记时，这位副书记没想到会落选。他是被人扶着离开会议室直接回家的，为此大病了一场。在燕州办公室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收拾，就再也不来燕州了。可见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如此之大。文戈看着这些遗留下来的生动记录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下班时，秘书又进来了，他让文戈下楼见新配的车子和司机。车子当然是一台旧车子，司机姓赵，四十多岁，和文戈不冷不热的点点头。文戈上车回家。

燕州离市内有三十多公里。文戈想跟司机说点什么，可司机的脸上也见不到任何笑容。文戈心里好笑，从今天见到的申大道、于主任，到秘书和司机，四个人的职位完全不同，但表现都是那么相同，没有笑容，没有热情，一句话，就是不欢迎。不欢迎就不欢迎吧，欢迎不欢迎我也来了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今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文戈看着夜幕中炊烟升腾的一个个村落，心里

这样想。

燕州的事情真是有点怪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县委书记申大道都没有到县委上班，连办公室主任于小波也不见身影。文书过来送报纸文戈问了一句，申书记和于主任在办公室吗？文书小心的回答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文戈过去问秘书，秘书想了好一会儿才说，申书记到省里开会去了。于主任可能是陪着申书记开会。

作为县委副书记，按照以往的分工，文戈要负责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政法委，还要协助县委书记分管纪检委，还要分管群团组织等等。县委书记在省开会，这些部门的领导也该来看一看呀。但是，偌大的一个县委办公大楼里，仿佛这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根本不存在一样。仍然是没有一个人来，没有一个电话。燕州这个地方是最讲政治的，无论是官员还是群众，对官场的事都十分关心，李文戈的到来几乎是人人知道的事情，可就是没有人来，没有一个电话。这种特殊的现象不管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，是让文戈完全没有想到的。一个地区政治矛盾尽管复杂，也不应当复杂到如此程度，不应当失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。足可见燕州的申大道书记确实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。

文戈接到第一个电话是老领导王主任打来的。文戈就把这三天的情况简要向他做了汇报。王主任听后哈哈大笑，说申大道这样的手法太原始了，太落伍了。他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淘汰出局的。他还鼓励文戈接受这不大不小的考验，最终你一定是胜利者。听了师傅的鼓励，文戈充满了信心。

第二个电话是吴霞打来的，问他工作多吗？要来看他。文戈说你千万别来，这里情况复杂着呢。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十几倍。吴霞让他别上火，保重身体。实在不行，就早点回去。那种关心、疼爱的口气，胜过妻子刘芳好多倍。让文戈听了心里热乎乎的。

局势是从第四天突然转变的。像前三天一样，文戈在早上七点四十分钟走进自己的办公室。在来时的车上，文戈想，今天的任务是要快速的通读一下燕州县志，对这里的历史有一个详细的了解。泡上一杯茶，坐在写字台前，

刚要打开那本燕州县志，门被敲了一下就开了，于主任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。开口说道：“李书记，实在对不起，这两天我陪申书记去省里开会，没顾上照顾您，让您一个人在这里受冷落了。”

文戈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还多亏你和申书记给了我这么个好机会，这两天我学习县委的文件，了解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，这不，我今天正准备详读燕州县志呢。不瞒你说于主任，我在市政府工作忙忙碌碌，还真没有这么静下心来时候。”

于主任见文戈表情平静，语气温和，就像这几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往文戈身边凑了凑，语气有点亲切地说：“李书记，从今天往后，你恐怕就没有这么平静的日子了，这本燕州县志呀，你也只能是拿回家里去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文戈不解地问。

“申书记九点钟要找你谈话。特意让我来通知你。”

“今天申书记有空？”文戈问。

“下午市里还有会，还非他去不可。这会呀，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。等你一进入角色，你也就知道了。”于主任说完走了。

文戈的办公室和申书记的办公室离得很近，中间隔了一个小会议室。九点钟，文戈敲响了申书记办公室的房门，随着“请进”声音的传出，文戈轻轻推开了申书记的房门。他有点惊呆了。

这是一间很大，装修很豪华的办公室。一个红木的大写字台坐北朝南的放着，后面是一排书柜，前面是两组高档沙发。屋内有字画，有鲜花，大写字台的后面，端端正正地坐着申大道。

“快进来坐下。”申大道用手指了指写字台前的一把椅子，语气平和地说。

文戈点头，赶紧把房门关好，小心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对面的申大道，等待他的讲话。

申书记并没急于开口，他喝了一口茶，慢慢地品品，跟着又喝了一口，又慢慢地品品，等把两口茶都喝进肚里，这才声音不大不小地开口了。

“文戈同志，那天市委组织部冯副部长送你到燕州来，我讲的那些话你

别多心，我不是冲你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没多心，没多心。”文戈赶紧回答。

申书记摆摆手，示意文戈不要说话。“我不希望你来燕州任职不是冲你。你不在基层不了解情况。我们县里二十一个乡镇，还有县直这么多部门，正科级的一把手近百人。他们都盼着有一天能当个副县级领导干部，他们把眼睛瞪得好大好大。可是县里的副县级领导干部，就这么二十几个人，去了人大和政协，县委、县政府就十几个岗位。哪个人不想进步呀。可是这些年，一旦缺个领导岗位，上边就派干部，也不管行不行，把基层干部的这点积极性全都给整没了。我这个当县委书记的，心里着急呀。可我又不能决定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选任。乡镇党委书记们有意见就跟我反映，我有意见反映给市委书记又不行，来个副部长我说几句牢骚话也是正常的。”

申大道的这一席话，让文戈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。他觉得书记说的是实情，有道理。因此，他边听边连连点头，但不敢再插嘴了。他知道书记不想让别人打断他的话，这也许是一把手们的共同习惯吧。

“你来了，欢迎不欢迎我也得欢迎，因为我改变不了市委的决定。同时，我也是共产党员，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。这两天去省里开会，抽空的时候打听了几位市政府领导，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，大家对你的评价都很好。工作肯干、能干，为人好，素质高，而且文笔也非常好，是个有名的笔杆子。你的人品，几位领导都一致认同，这我也就放心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冲文戈笑了笑，这也是文戈第一次见他笑。文戈不能插话，只是连连点头。

“燕州的情况很复杂，我这个人也很霸道。我是燕州土生土长的干部。在外面干了二十几年又回来。先当副县长、副书记，后来是县长、县委书记。我给别人当副职时，我都说了算。到我当正职时就更是说了算。一把手嘛，就是要负总责。我这个人脾气又不好，又急又酸，有时还容不得人，所以，在班子内部常常会闹些矛盾，说白了，总有对立面。当然，我认为主要矛盾还不在我身上。我这个人是有资历的，和我同期当副县长的，有两位已经是省级干部了，一位是我们省委管干部的副书记，一位是副省长，我和他们

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，所以，有人就说我有后台，有靠山。其实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还是一个县级干部，我有什么后台和靠山呀，有后台和靠山早就上去了。只不过，这两名副省级干部了解我，知道我还是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的，所以，一般人不敢轻易动我，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这样，也就客观上助长了我的一些霸气。有时候矛盾确实在我身上，别人又拿我没办法。有人把我申大道改叫申霸道，哈哈。”说到这里，申大道突然开怀大笑。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爽朗，屋子里谈话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。

文戈见时机成熟了，开口道：“申书记，我到燕州来，就是来学习的，也是向您来学习的。按年龄和经历，您都可以称得上是我的长辈。我李文戈没有别的能耐，我会认认真真向我的领导学习。而且我永远都不会违背我的领导，不管他是在得志时还是失意时。”

“好，这话我爱听，我申大道就喜欢忠臣。”申书记高兴地插了一句。

“申书记，我觉得我现在对您表什么态都没有用，都是苍白无力的。您还是看我的行动，我在您的领导下工作，您看行动就行了。”文戈简短地结束了自己的表态。

申书记听完点点头。“关于分工呢，还按原来的不变。我抓全面，你负责组织、宣传、统战、办公室、政法、群团等等。政府的那位副书记主要抓政府工作，市委的工作他根本不介入。我也要告诉你，我和曾海洋有不小的矛盾。他看不起我，我也更看不起他。他仗着是省里下派来的，还年轻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可别跟他学。对他，你要划清界线，可别站错了队，到时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

“不能，不能。我一定会站在书记的一边。”文戈赶忙表态。

从申大道办公室出来，文戈感觉内衣里凉冰冰的，用手一摸内衣都湿透了。想想，在市政府工作那些年，天天跟市长、副市长在一起，也没这么紧张的。别看申大道只是个县委书记，那霸气比市长、副市长们还胜一筹呀。

就像是总闸门一开，所有的闸门都出水一样。文戈回到办公室刚坐下，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就第一个进来汇报工作。紧跟着，宣传部长、统战部长、

政法委书记、工会主席、纪委书记、妇联主席、团委书记、党校校长等分管部门一把手，一个接一个，有时几个一同来到文戈的办公室。他们主动介绍自己，介绍自己部门的工作，小小的办公室一下子热闹起来，电话也响个不停。

文戈说：“你们都别汇报工作，我初来乍到，你们都关心我、帮助我，咱们都在申书记的领导下，把工作做好。我今天就是和你们认识，等抽空，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登门学习请教。”文戈的谦虚态度，赢得了大家的好感。

这一天，文戈的话没少说，手没少握，他也突然觉得充实了许多。

文戈觉得，应当主动到县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去拜访一下。自己毕竟是年轻干部，初到一地。可又觉得这事虽然是礼节性的，但也要征求申书记的意见。他从申大道短短的一次谈话中，就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位书记的霸气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文戈就又敲响了申书记办公室的门。

申大道也是刚进屋，屋里坐着几个找他办事的人。他用不太满意的目光看着文戈，不知道他这个时候进来有什么事。

文戈小心地开口。“申书记，我有件事想向您请示一下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抽空到人大、政府、政协三大机关去拜访一下，认认这些领导，认认门。”

“这行啊，你去吧。”申大道爽快地答应着。看来，他对文戈连这样的事都要向他请示感到满意。

“您同意，我就去了。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？我没有基层经验。”文戈十分谦虚地说。

“这……”申大道想了一下。“人大、政协不用注意什么，看看就行。政府你可要注意。我知道你和那个曾海洋过去就熟，你们都是政府系统的么，又都是年轻人，有些话可以谈到一起。但你要注意，曾海洋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又和我这个县委书记对着干。你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可要注意呀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这我知道。”文戈连连点头，然后离开了书记室。

燕州四大机关共有三栋四层的灰色小楼。三栋楼的排号都很有意思。正

中间的楼是县委楼，人称1号楼；东侧是政府楼，人称2号楼；西侧是人大和政协的楼，人称3号楼。三栋楼各成体系，有自己的食堂、车队，平时互不联系。而燕州发生的所有事情，都同这三栋楼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文戈把办公室于主任叫着，先去西侧的人大、政协楼。这也是文戈上班第五天，第一次走出1号楼。人大在三层四层，主任们在三层办公。县人大主任何伟在小会议室门前迎接文戈一行。他有五十七八岁的年纪，高高的个子，消瘦的身材，鼻上架着眼镜，一副很谦和的样子。他紧握着文戈的手说：“欢迎李书记到咱们燕州任职。本应当我们去看您，可您却亲自登门来看我们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！”

人大共有四位副主任，三位外出不在家，只有一位早上还没到，文戈和何主任坐下，说些客套的话。

于主任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对文戈说：“李书记，我不能陪您了，申书记要出去，我得跟着。”

文戈说：“行，你快去吧。一会我去政协，让何主任派人领着。”

于主任一走，何主任脸上的笑容没了，说话的口气也全变了。“李书记，我听说你是个实在人，又是个没有基层经验的年轻干部，我这个老同志可得跟你说几句实话。咱燕州的情况复杂，书记和县长尿不到一个壶里，顶着干，对着干，我这个人大主任都不知道怎么办好。去1号楼不是，去2号楼也不是，话不敢多说一句，事不敢多干一点。你这个县委副书记，难干着呢。弄不好呀，也会和上一个副书记同样的下场。”

文戈会心地点头。他想再细问问为什么，可何主任不再往下说了。只是说，你刚来，等过些日子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从人大到政协，只下了一层楼梯。政协主席外出了，只有一位副主席在家。文戈象征性地说了些客套话。那位政协副主席也是三言五语，心不在焉，眼睛还不时扫着电脑上的扑克游戏。

离开人大政协，本来还有时间去政府，可是于主任不在，文戈一个人去政府不好，他就回到了办公室。